

上海看戏（4）：赣剧《牡丹亭》

吕效平

南京大学 BBS “戏剧春秋” 版

—

赣剧《牡丹亭》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演出。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个艺术中心。一座庞大的现代建筑。外表像一支由钢铁和玻璃搭起的巨大白莲花，建筑内我注意到有一个交响乐大厅、一个演奏厅和一个剧场，走廊内设有优雅的咖啡座。剧场使我想起巴黎的巴士底歌剧院，相似的现代风格，豪华。剧场是有钱便可以盖起来的，戏剧却不是有钱就能创作出来的。今天的上海有了世界级的剧院，却以《贞观盛事》这样的艺术赝品代表它的戏剧创作成就，真是一种讽刺。这么好的剧院演什么呢？我环顾剧场，感到了一种悲凉。

演出说明书与两本画册和一张对开的女主角宣传画捆绑销售，50 元。我要求单买说明书，遭拒。我请售书小姐转告他们的领导，在如此“高雅”的场所公然做这种文明程度很低的事情是很丢脸的。小姐一脸漠然。我每到一个城市，都习惯找到它的剧院，拍下照片。记得法国第戎的剧院设在一座古老的教堂里，非常奇特，工作人员引我入内，热情介绍，任我拍照。但当我打算乘演出之前剧场人少的时候拍下上海东方艺术中心剧场时，工作小姐严厉地阻止了我。我请教她有什么理由，她的回答是：“领导不允许！”

我所说的这些与戏剧无关么？不。戏剧是一种精神的优雅，一个缺乏精神优雅的时代距离戏剧还比较遥远。

我说得出演出赣剧《牡丹亭》的单位是江西师范大学。据这个戏的改编作者曹路生先生说，主演姓童，是赣剧世家，被江西师大收罗进了学校。但我说出不她的名字，因为我没有买演出说明书。

曹路生的改编剧本内容包括游园、惊梦、寻梦、写真、拾画叫画、幽媾、冥誓、冥判，止于回生。汤显祖的剧场不同于现代剧场，曹路生遵从了现代剧场对戏剧情节的整一性要求。我在拙著《戏曲本质论》中写过：

《牡丹亭》的精髓，是汤显祖反理学的浪漫主义理想及其艺术表现：

如杜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

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

《牡丹亭》所传之“奇”，是为情而死，有情而再生。这是这部传奇的灵魂所在。但是这个黑暗的礼教王国里充满人性光辉的精深理想对于戏剧舞台来说太抽象了，它还缺乏具体的情节形象。剧中最为关键的情节，是杜丽娘的“还魂”。但是，是什么人的意志，经过怎样顽强或智慧的斗争，使丽娘复生了呢？是丽娘在“冥判”时的抗辩吗？判官放其等待生还，并非折服于丽娘之情深，不过因其父为官清正，且确有与柳生命定的姻缘。这样一来，丽娘之生还，是在判官问案以前就确定了的，判官并不是生死两界的普遍自然规律的有形化身。日后生还的这一关键伏笔，与其说出自判官的意志，不如说作者运用了自己的意志。丽娘是复生于柳梦梅的掘墓开棺吗？总得先有可活之驱，然后才谈得上柳生的开棺之功。这两个情节都不是决定性的。决定性的力量还是汤显祖所说的那个普遍之“情”。那末“情”是怎样战胜死亡的呢？归根到底，这是一种超自然的精神的力量。这种超自然的力量无法表现为一种人间的有形的具体冲突，而戏剧却是展示的艺术，是当面行动的艺术，它比史诗更需要看得见的形象。汤显祖之所谓“情”，在其未经“分化”为特殊的、个别的感性存在的普遍

性品格

直接描

“分化”

象，它可

我们的

以展示

复生，

的结果。

亭》当作

描述的

上，与黑格尔之“绝对理念”很相似。黑格尔认为，在史诗中可以

写这种普遍的客观“实体性”，但是在戏剧体诗中，普遍性必须

为特殊性、个别性。未经“分化”的普遍“实体性”没有视觉形

以寄身于史诗的文学语言，存在于我们的观念之中，却不能呈现于

眼前。在《牡丹亭》里，感情战胜死亡的冲突太抽象，不能构成可

于舞台的，像“冥誓”那样的，具体的戏剧性冲突。杜丽娘的死而

主要的并不是剧中人的意志和行动的结果，而是作者的意志和叙述

杜丽娘的故事，在本质上是叙述性的、史诗性的。只有把《牡丹

史诗性质和抒情性质的作品，才能发现它的不朽价值。而黑格尔所

戏剧体诗原则，并不是汤显祖情节艺术的原则。

曹路生显然对于我的上述意见也有同感，因此，他改动了“冥判”在故事发展过程中的时序，把它放在“幽媾”之后，他还重写了“冥判”的内容，使杜丽娘自身的抗争成为她说服判官，得以回生的关键。这样，在原著中由“一往情深”所决定了的回生，即由作者意志决定了的回生，变成了由戏剧主人公的意志与行动决定了的回生。这也是戏剧的情节整一性原则所需要的。

董健老师说：“‘冥判’最好看。”“冥判”好看，不单在判官不错，演出热闹，尤其在剧本好。“游十殿”一场，曹生自创，别开生面，诗意盎然。

赣剧的演出，不说也罢。我并不反对戏曲中使用西乐乐队，但作曲要好，配器要好，像《杜鹃山》和《智取威虎山》。这个戏的作曲，才气略短，凡西乐部分，

旋律不能给人留下任何印象，只记得满台定音鼓狂敲，躁得人时时想起脚走人。生旦表演，火气太重，令我不停地在心里赞叹石小梅、孔爱萍的举重若轻。音乐和表演如此，导演手里没有牌，怎么办呢？江苏省昆剧院去年在梦媁和回生的时候，安排了两只花蝴蝶，招致一片斥为“恶俗”的骂声，据说现在放弃了。赣剧《牡丹亭》基本上是满台花蝴蝶乱窜。舞美中，光和景都不错，服装不好。

附上曹路生先生的“冥判”一场，以飨读者：

六 冥

判

[冥府。

[鬼雾弥漫，阴森恐惧。

[判官上，持笔、簿鬼卒及夜叉仪仗队跟上。

夜叉：带女囚杜丽娘。

[黑白无常，牛头马面，众鬼役押杜丽娘上。

杜丽娘：见过老爷。

判官：呀！好一个标致的女俊才！不犯风流罪才奇怪！（接唱）

瞧了你润风风粉腮，

到花台、酒台？

溜些些短钗，

过歌台、舞台？

笑微微美怀，

住秦台、楚台？

难怪，

你冷清清难耐，

离冥台、泉台！

（白）你私赴阳间，与人婚配，触犯天条，藐视地规，罚你入阎罗十殿！

众鬼役：遵命！

[判官、黑白无常、牛头马面、夜叉等押杜丽娘游十殿。

[十殿背景可以是演员造型，亦可以是移动画卷。

黑无常：一殿秦广王。

白无常：统管幽冥吉凶。

[显现照孽宝镜。鬼卒押犯人照镜，镜中反映出猪狗畜生。

判官：（唱）

孽镜台，

罪责恶债。

（白）罪多善少者，（接唱）

难捱，

九层地狱遣派！

[夜叉押杜丽娘照镜，镜中映出的仍是杜丽娘。

杜丽娘：老爷哎，小女子啊（接唱）

一生清白，

何处染尘埃！

[判官挥挥手示意押杜丽娘进二殿。

黑无常：二殿楚江王。

白无常：司掌寒冰地狱。

[显现刀山火海，冰天雪地，鬼卒押犯人受刑。]

判官：（接唱）

刀山火海，

冰冻雪埋，

（白）奸盗杀生者，（接唱）

狼嘴虎口等待！

杜丽娘：老爷哎，小女子啊（接唱）

从幼胆怯，

蝼蚁不敢踩。

[判官看着杜丽娘摇头，挥手示意进三殿。]

黑无常：三殿宋帝王。

白无常：司掌黑绳大地狱。

[显现囚犯被抽筋剥皮。]

判官：（接唱）

抽筋剥皮，

割舌剖腮，

（白）忤逆尊长者，（接唱）

无情斧劈刀宰！

杜丽娘：老爷哎，小女子啊（接唱）

命运多乖，

父母前呵，

未能尽孝伺爱。

判官：看不出你还是个孝女哩！（示意进四殿）

黑无常：四殿五官王。

白无常：司掌血池地狱。

[显现血池场面。

判官：（接唱）

血池污秽，

血浪澎湃，

（白）交易欺诈者，（接唱）

尸裂肤化骨拆！

杜丽娘：老爷哎，小女子啊（接唱）

不理钱财，

如何将人赖，

使人坏！

判官：说的也是。那就去五殿吧。

黑无常：五殿阎罗王。

白无常：掌管叫唤大地狱。

[显现挖心，腰铡场面。

判官：（接唱）

望乡台，

往日罪孽思怀。

（白）隐瞒罪衍者，（接唱）

把心儿挖来，

喂蛇蝎酒菜！

（白）老判我也想尝尝哩！

杜丽娘：老爷哎，小女子啊（接唱）

望乡台上悲哀，

不见罪怀，

只见情怀！

判官：哎呀呀，这小女子倒着实令人可怜理！罢罢罢，进六殿。

黑无常：六殿卞城王。

白无常：司掌枉死城。

[显现锥磨场面。

判官：（接唱）

杵儿撞坏，

磨儿转歪，

（白）怨天尤地者，（接唱）

碾成肉酱活该！

杜丽娘：老爷哎，小女子啊（接唱）

不怨天不怨地，

只怨呵，

只怨己见不得春来花开。

判官：春来花开又怎样？

杜丽娘：（羞涩地）判爷不懂哩！

判官：不懂，我不懂，哈哈，哈哈，进七殿吧。

黑无常：七殿泰山王。

白无常：司掌热恼地狱。

[显现锯人、秤人场面。

判官：（接唱）

锯儿裁，

秤儿抬，

卸人八块。

（白）取骸合药者，（接唱）

自有报应安排。

杜丽娘：老爷哎，小女子啊，（接唱）

只饮自家药，

别人形骸，
未碰先自骇！（害怕）
喂呀……

判官：跟她是没关系哩！那么进下一个吧！

黑无常：八殿都市王。

白无常：司掌闷锅地狱。

[显现油锅、炭烧场面。

判官：（接唱）

滚油煎，
文火煨，
是鬼怪也难捱。

（白）在世不孝者，（接唱）

百倍痛楚偿债！

杜丽娘：老爷哎，小女子啊，（接唱）

未能侍奉高堂在，
苟煎熬，
也还不清这不孝债！

判官：倒看不出这小女子一片孝心哩！好吧，好吧，就进那第九殿吧。

黑无常：九殿平等王。

白无常：执掌铁网阿鼻地狱。

判官：此乃十殿之中最黑暗之地狱也！

[显现铜柱炮烙场面。音乐大作。

判官：（接唱）

阴森森炮烙台，
热腾腾炭火海。

（白）杀人放火者、斩绞正法者，（接唱）

受刑后，
方可投胎！

杜丽娘：老爷哎老爷，小女子一未杀人二未放火，小女子啊，（接唱）

滴不完的相思泪，
还不清的相思债，
诉不尽的相思怀，
自裁呵，
都是为了爱！

判官： 哎呀呀，这也不是，那也不是，这小女子好奇怪！叫老判我如何断判，又如何进入

第十殿？！

黑无常：十殿转轮王。

白无常：专判各殿解到鬼魂。

[判官升堂。杜丽娘下跪。

判官：（接唱）

笔难抬，
簿录难写，
老判俺呀，
案难断，
此情难猜！

（白）小女子，我来问你，你是如何而亡的，从实说来！

杜丽娘：小女子在南安府后花园梅树之下，梦见一秀才，折柳一枝，要奴题咏。留连婉转，

甚是多情。梦醒沉吟，题诗一首：他年得傍蟾宫客，不在梅边在柳边。为此感伤，

坏了一命。

判官： 谎也！那有一梦而亡之理！

杜丽娘：不敢谎也，确是在梅树之下梦见秀才，梦醒时见花朵纷纷飘下。

判官： 唤花神！

众鬼役：唤花神！

[花神上。

判官： 花神，这女鬼说是后花园一梦，为花飞惊闪而亡，可有其事？

花神： 是也。她与秀才梦得缠绵，偶尔落花惊醒。这女子慕色而亡。

判官： 呀，真此事哩，呸！花神！莫非秀才是你所扮！

花神： 判爷冤枉！秀才实有其人哩！

判官： 人间真有美梦成真乎！宣土地！

众鬼役：宣南安土地！

[土地上。

判官： 土地！

土地： 小神见过判爷。

判官： 本地可有秀才其人？

土地： 真有，那秀才姓柳名梦梅。

杜丽娘：哎呀，我的柳郎呀！

判官： 喂呀，奇而神哉！小女子，你私赴阳间，可是与他会面？

杜丽娘：正是。

判官： 你可知触犯天条，会被打入十殿地狱受苦？

杜丽娘：知道。

判官： 知道你还敢？

杜丽娘：小女子情不自禁也！（唱）

问世间情为何物？

如梦如幻如露，

象风象雨象雾，

不知所起，

一往情深深如许！

问世间情为何物？

生可以为之死，

死可以为之生，

情之所至，

感天动地鬼神护！

判官：小女子，你把判爷俺也感动了昵！不过感动归感动，俺也不能徇私，终究是犯了天

规，俺不罚你不能伏众鬼，俺念你情真，那蝶蜂燕莺花间四友中你挑一个投生去

吧！

杜丽娘：谢判爷！（唱）

做蝶儿呵，

俺偏等梅花开；

做蜂儿呵，

俺只把梅蜜采；

做燕儿呵，

俺仅在柳间徘徊；

做莺儿呵，

俺单停柳枝报春来！

（白）俺只想与柳郎厮守一生哩！

[众感动。

花神：（下跪）判爷，就让她回生吧！

土地：（下跪）判爷，就让小女子与那秀才团聚吧！

众鬼：（下跪）判爷，就让天下有情鬼终成眷属吧！

判官：既然大家伙为你求情，老判俺也不能如此绝情，就准你回生去吧！

杜丽娘：谢判爷！

判官：（突然想起）不，小女子，你的情义老判俺自然是信得过，不过那个秀才

呢？他爱

你吗？他会爱上一个死去的人吗？

杜丽娘：当然是的。

判官：何以见得？如果你爱上一个不爱你的人相守一生，那还不如在俺这里吃苦呢！

杜丽娘：上天作证！

判官：罢罢罢，老判俺给你留下一个条件，开棺之日，那书生若是亲口对你说他爱你，那

就成全了你们吧！

杜丽娘：谢判爷！

[灯暗。

厦门大学图书馆